

庫文作創

集儂商

鐸振鄭

行發店書活生海上

序

三年前曾把十年來所作的論文，集爲中國文學論集一冊，交開明書店出版。歷經變亂，原稿幸得無恙，到今年五月間，方才和世人相見。在這三年中，我離開了上海的忙迫的工廠生活，到北平去教書，比較的多有專心研究一個問題的機會，寫作的時間也較爲充裕；又在教書講演的當兒，不免也時有新的意見發生。故這短短的三年，寫作雜東西倒還不算少。現在在這裏將他們集爲一冊，正讀莊子，有感於痾僕老人承蠅的事，便以痾僕名之。寫作論文，並不是隨筆揮就的事。有一位朋友，

曾說起過，我寫文章往往將稿紙攤放在書桌上，只寫了題目好久還不會下筆寫下去。這是實在的情形。一個比較專門問題的研究，常不是一時一刻所能望其告成的。文學的研究，雖不用試驗管，無需金光鏡，但其必須專心一志以赴之，却是一樣的。常有一個問題，梗在心上，兩三年不曾研究得成熟，不敢草率的寫出來的。所謂『癩祭』也者，看似東抄西襲，其實，將那件百衲衣縫合起來，便不是容易的事。若說『研究文學而無需苦功』，那是英雄欺人之談。

集在這裏的若干論文，雖不是什麼成功之作，却也費了不少的辛勤；有許多意見，是不止三兩載的研究的結果，寫作的時間，有時也需到半年以上。關於論『大眾文學』，論新文壇，談『我們所需要的文學』的

幾篇，性質略有不同。但這些，表現了我的對於文學的觀點。雖然比十年前略有些進步，但站在『爲人生的文學』的立場上，却是一致的——只可惜那十年前的議論，大多數刊在文學週報上的，都已蕩爲雲烟，無法收集起來的了。

在這一集的上卷裏，有一部分是講演的記錄；特別新文壇的過去現在和將來一篇，全用了北京大學許先生的記錄，而沒有什麼更改，應該向他致謝！宋金元諸宮調是刊在燕京大學文學年報上的；其餘的除了一二篇不曾發表者外，都是刊在清華大學的清華週刊及中國文學月刊，北平的文學季刊和上海的文學上的。下卷的大部分，都是讀書的札記，曾刊於二十二卷以前的小說月報上的；只有最後的幾篇是刊在清華

週刊及大公報的文藝副刊上的。

作者 二十三年九月四日於上海•

目次

上卷

大眾文學與爲大眾的文學·····	一
訪箋雜記·····	三
新文壇的昨日今日與明日·····	五
我們所需要的文學·····	七
從變文到彈詞·····	一五
宋元明諸宮調考·····	二三
中國戲曲史資料的新損失與新發見·····	三六

西廂記的本來面目是怎樣的？……………三九

明代的『時曲』……………四三

談『金瓶梅詞話』……………四二

西遊記的演化……………四八七

民間故事的巧合與轉變……………五三

下卷

——讀書雜記——

螺殼中之女郎……………五三

中山狼故事之變異……………五七

魯智深的家庭……………五二

武松與其妻賈氏·····	五七五
西遊記雜劇·····	五七九
叢書書目彙編·····	五八三
書目長篇·····	五八九
嘉靖本三國志演義的發見·····	五九三
掛枝兒·····	五九七
搾牛奶的女郎·····	六〇一
元代的動物虐待禁例·····	六二一
元刊本琵琶記·····	六二五
秦檜之功·····	六二九

佛曲與俗文變文·····	六三
投筆記·····	六二七
買胭脂·····	六三一
幻影·····	六三五
韓湘子·····	六三九
鈔本傳奇百種的發現·····	六四三
姚梅伯的『今樂府選』·····	六五五
重刻元本題評音釋西廂記·····	六七五

大眾文學與爲大眾的文學

一 所謂大眾文學

所謂『大眾文學』，當是『未入流』的平民文學，或草野文學的別名。從來文人學士們對於大眾文學是頗加歧視的；有一部分大膽的放蕩不羈的文人們也嘗試要採用了他們的形式與內容，然而往往終於不敢公然的在提倡着。像明末的馮猶龍，總算是一位有膽有識的文士，乃他刻印掛枝兒時，却怕人知道，不敢用真名。小說戲曲的作者們，直到了清末，也還大多數用的是筆名。

然而大衆文學在中國文學上的影響是很大的；她生於草野，却往往由草野而攀登了廟堂。她本是大多數勞苦的民衆的所有物，却終於常成了文人學士們的新文體的來源。南戲本是野生的，直到了明代的初葉，還不能和北劇爭一日之短長；但到崑山腔出現後，立刻便被擢在文人學士們的手中，一天天的典雅，腐化下去，反而與民衆隔離了。詞調與散曲，其初也是民衆之所有的，等到成了士大夫階級的筵席上的娛樂品時，民衆便捨棄了他們，而別去成就他們自己的另一種的歌曲。

大衆天然的有需求文學的必要，正像他們之需求空氣與水與食物；所以，即在貴族時代，封建時代，資本主義時代，大多數的民

衆，也自有其文學，充分的表現着，裝載着他們的悲歡哀樂，他們的希望與冥想，他們的人生觀與天才的成就之文學。不過，往往被壓迫得透不過一絲的氣來；等到他們受文人學士們注意到的時候，往往立刻便會被扭曲了，被變動得成了另一種的東西了。

而且，在幾十年來的威逼，利誘，蹂躪，掃蕩的種種打擊之下，大衆文學是久已被封鎖於古舊的封建堡壘裏，其所表現的，每每是很濃厚的封建的農村社會裏所必然產生的題材，故事或內容；充滿了運命的迷信，因果報應的幻覺。對於壓迫者的無抵抗的態度，對於統治階級的虛華的歆羨，對於同輩的弱者的欺凌，對於女性的蔑視與高壓；差不多是要不得的東西，佔了大多數。我們看了皮黃戲裏的武家

坡一齣，有不爲之渾身起寒慄者乎？然而却是一般民衆——連女性們也在內——所最喜愛的一劇。連環套一劇，明明顯得黃天霸是如何的卑鄙醜惡，如何的爲異族作走狗，如何的善於賣友求榮，然而一般民衆——連一部分大學教授們也在內，我自己聽見過徐志摩氏和其他友人們對於楊小樓表演此劇的說不盡的恭維話。却以天霸爲英雄，而以寶二墩爲寇盜。其他小說裏，詩歌裏，也往往裝滿了和大衆文學久已黏着爲一體的許多卑劣不堪的思想與情緒。今日所搜集的許許多多的各省，各縣，各鎮的歌謠，小唱本，鼓詞，寶卷，彈詞等等——我也曾經費了不少的時力在搜集這些東西之上——到底有幾種值得流傳下來的？如果我們不視之爲研究的資料，而欲加以鼓吹，流通，那便真

要『謬種流傳』，貽害無窮的了。在其中，只有多數的情歌是比較可取的，然而夠得上稱爲『名作』的却是少數之少數。

在技巧，描寫的一面講來，我們舊社會的大衆文學，也是渲染着很深刻的古典文學的餘毒的；許多搖筆即來的陳辭腐語，常是糾繞在他們的筆端，拂拭不去，掃除不盡。

獨上紅樓思悄然，月光如水水明天。同來玩月人何在？風景依稀是去年。夜半歸來月正中，滿身香帶桂花風。滿營數點樓台淨，孤雁一聲天地空。沽酒喚醒店客夢，狂教京起石潭龍。依欄試看青風劍，萬道豪光透九重。剪斷荒言書歸正，內里悲歡兩段情。

夏日薰風暑氣飄，光陰易遣白華韶。少年誰不貪花柳，人到中年萬事消。古今多少奇風月，埋沒誰知此格格。點能識得今和古，萬紫千紅管世民。

——廣東板新運五色荷花全本（悉照原文）

爲求名跋涉山川，沐雨櫛風，披星戴月，遠望帝鄉。（生唱寬板調）在客舍旅放無聊，溫經習史，這乃是芸窗雪案，燈火鷄聲。（生唱寬板觀容）夜靜更深，突聽哭聲，悲哀慘切，惻隱我身。斷續浮沈，聲在比隣，側耳細聽，心實可憐。

——福州唱本三不可（悉照原文）

土生的新文體固常壓迫着文人學士們，要他們去採用，而文人學

士們的辭陳腐語，也未嘗不以千鈞之力，壓迫着大衆文學，要他們去收容，去採納。我在中國文學史上曾說過：『唐代的通俗文，乃是駢儷文，而古文却是他們的「文學的散文」』（第二冊五九三頁）其實宋代的詞，元明的曲又何嘗不是如此。實際上應用的詞調，乃是柳耆卿的，周清真的，康與可的，吳夢窗，周草窗，而比較的明白曉暢之蘇，辛詞，反不是當行出色的歌筵上之作。同樣的，元，明代當令的應用的歌曲，也祇是濃裝盛飾的：

畫樓頻倚，綉床凝思，靜聽午夜蓮籌；數不盡一春花雨。心中自思，心中自思，與你何時相會，使我芳容憔悴。薄情的約在元宵後，朱明又近矣。

——無名氏，桂枝香，情（見新編南九宮詞）

庭院昏黃，香霧空朦月轉廊。月色侵羅帳，燈影搖書幌。喙，開
宴出紅粧，痛飲何始，幾夜輕寒，報道花無恙，半醉移燈看海棠。

——陳大聲，中呂駐雲飛，四景（見秋碧樂府）

而張小山，張雲莊，施紹莘的北曲聯小令休居樂府花影集之類却反成了文人學士們『孤芳自賞』的文章了。我們如果在舊的平民文學的若干作品裏仔細的爬搜着，便可以發現古典文學的精髓在其中是如何的佔優勢的活動着。

所以，老式的過去的一般的大衆文學之作品，不僅其思想，題材，大多數要不得，即其被視爲比較沾染古典文學之毒汁最少的技巧